

黄万金

著

# 瓜魂

爹望着眼前一卷一卷风沙滚过的一片  
蓝蓝的压砂地，眼里含了热泪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黄万金

笔名黄辉，男，汉族。出生于1959年，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人，大专学历，美术教师。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卫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碾盘井记事》。日记体小说稿《我的中学生恋！》后被著名作家张贤亮改写成中篇小说《早安，朋友》。

# 瓜魂

黄万金
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瓜魂 / 黄万金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 
2015.12  
ISBN 978-7-227-06233-2

I. ①瓜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21202号

瓜 魂

黄万金 著

责任编辑 姚小云  
封面设计 姍 姍  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王杨宝  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  
网 址 <http://www.nxps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  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  
电子信箱 [nxrmcbs@126.com](mailto:nxrmcbs@126.com) [renminshe@yrpubm.com](mailto:renminshe@yrpubm.com)  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 5019391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0400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16  
印张 27.25 字数 460千字  
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 
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233-2/I · 1603  
定价 5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

中卫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陶雨芳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可以资源匮乏、物资短缺，唯独不能没有文化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，一个民族的身世记忆和精神家园，亦是一个地方，是否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深层动因。

中卫是一座美丽的旅游城市，历史悠久，资源丰富，文化积淀深厚，自古就有“文化县”之称。还是北方重要军事要冲，丝绸之路北道上重要驿站，边塞经济文化集散中心，素有“丝路古城”之誉。自古以来，中卫文人墨客层出不穷，文而化之，留下了大量诗文。到了近些年，在党的文化政策感召下，中卫文艺创作更是日趋活跃，呈现出了百花齐放、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。新老作家立足本土，潜心钻研，孜孜不倦地用艺术构建生活的美好与和谐，描绘时代的风貌和走向，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，宣传了家乡，提升了本土人文素质，更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今天，黄万金的长篇小说《瓜魂》即将出版，值得庆贺。市

文联领导谈柱将原稿交到我手上后，我进行了认真研读。这部小说描写的是香山人种瓜的生活场景，表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不畏苦难、直面现实，敢于和命运搏斗的形象，也是朴实顽强的中国农民，在生存之痛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缩影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作者与小说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，他用深情的笔触阐释人物心理，挖掘人物性格，自己的情感也渗透到了每个文字之中。看完作品，那些人物全活在我的脑海，久久挥之不去。按理说，作序者不仅要找到作品的妙处，这样才好推荐给读者，同时还要找出不足，以便有一个公正评价，但我却被引人入胜的细节吸引，只好被牵引着先看完。在此我无意过多地推荐，只想说，这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既是生活再现，又绝对不是生活本身，品读它，一定会调动起你的人生经验，回忆起与自己有关的某些往事，感悟出生活还没有向你开启的一些道理，在别人的故事中，获得对自我的认知。

中卫在很久远年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，人类的文明在幼年时代，就在这里留下了天真朴拙的脚印。我们很难说清，在漫漶的时光中，有多少个游牧民族的马蹄踏响过这片土地，又有怎样的刀光剑影变成了远去的尘烟，就连政权垂盖过这里的，试图问鼎中原的西夏王国的辉煌，也许只能借助考古学家的结论来想象。但在国难当头时，中卫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放下锄头，执起枪矛的画面，我们却还记忆犹新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卫人勇立潮头，修公路、办学校、建新区，打开门招揽四方客商的情景，我们却还历历在目。如今，人们大面积种植硒砂瓜，山区面貌日新月异，生活全面小康，也正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成为新的历史，这怎能不让作者心动？

无论谁，一生中都有很多记忆萦绕心头，压抑胸内，成为不吐不快的郁结，而诉诸文学艺术，则无疑是最激情却又最优雅，最气贯长虹却又最缓慢从容的一种释放，需要一个人内在的美好作为支撑。作者说：“新中国使古老的香山人民当家做主，有吃有穿；改革开放的政策使香山人民摆脱了贫穷，由解决温饱走向今天富裕生活，这是历史进程中香山百姓第二个伟大变革。我从生产队解散到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这一刻，感到了一种伟大的改革时代开始了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始准备。三十多年来，我时刻等待着这本书的创作火花。”等待火花，其实就是在等待释放的突破口。

这火花终于等来了，于是作者把自己的苦乐倾注笔端，在揭不完的稿纸上走过了一个个孤寂的日子，也靠滴不完的墨水排解了岁月加附的愁怀。因此，这既是一部作者退隐到文本之外的小小说，又是一部作者无时不在场的心灵自传，作者的这种双重身份，只有艺术能赋予，也只有这种双重身份，才能完成一次荡气回肠的倾诉。作者痴迷于文学，也许正是痴迷于这个。小说中的人物有过满怀理想，也常感前途迷茫，有过青春少年，也避免不了双鬓霜染，身处小说之外的我们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的生活无不来自性格和环境的双重规定，这注定我们每个人，都只能活在自身的有限性里，也给每个人，赋予了超越命运的无限可能，人生的美丽和丰富，全都蕴含在这有限对无限的征服中，作者在演绎人物命运的时候，亦用自己的文字，征服着孤独的时光。

我的序没有什么评价，更多的是对文学的切身感受。此书究竟如何，还要仰仗评论家们评判。我最后只想说，目前中卫正处

在快速发展期，我们需要文化的渗透，文化的助推。从中卫市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，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，就必须提高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，推动文化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。我期盼文化界的同仁，能抓住机遇，各尽其才，以文化铸魂，以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引领时代的发展。

是为序。

2015年12月



## 自序

1977年暑假，因着我回来全家吃一顿纯纯的白面擀面条。饭前全家人都很兴奋，五岁过些的二侄子趴我肩膀上神秘地说：“吃的是洋芋条子拌面！”蹲在院里的我泪水禁不住流下来。晚上，老娘睡在炕上叹息说：“今一顿把一月的细面吃掉了！”我知道每天的面食都是苞谷面、高粱面或者是洋芋面里掺进少许的白面起到一个粘连作用——饭的形状。已经了解到外面世界的我望着满眼的夜黑，心痛母亲的贫穷，大山里的贫穷。

摇摇欲坠的生产队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山里人叫“生产队烂了包”，靠天吃饭靠不住，靠国家供应粮吃不饱。一年下来，队上一个全劳力所挣的工分不但没有分厘收入，成了倒挂现象。社员开始不出工，或者出工到滩里靠在向阳的坡坡上睡展了晒太阳暖暖，有供应粮接不上茬的人家开始偷着到甘肃那边要饭吃，当了社会主义的“讨吃”。由于连年干旱，生产队里大片土地荒芜，甚至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；大批的农耕用具废弃在漏雨的库房里无人问津；山区最宝贵的耕种驴骡大牲口瘦成了“龙架”；生产

队主要经济来源的牧羊，因干旱无草成群死亡。正如社员所说的“生产队烂了包”已成实事。

在公社每年一度的党员冬训大会上，名叫马进旺的副队长解剖自己说：“我亏心死了，自家是种庄稼人却靠吃国家供应粮活着，我这张 × 脸都没处入了。这些年里我成了造粪机器，现时牲口都比我造的多了，我还是个啥队长吗？”主持大会的公社王书记要对每个发言人做小结，他对这个发言人突然不知所措，就拿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念《为人民服务》里一段：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”会场上马副队长站起来阴阴郁郁说：“我现时死了连口棺材都背不上！”会场哄堂大笑。前一阵见到了马副队长，他已是八旬老人，身体硬朗，耳聪目明。家里已经有了一院砖瓦房，又再盖一院，先前的小轿车准备更换一辆山地越野车。提起那段往事他幸福地说：“狗日，我要是听了公社书记的话，就见不上如今的光景了！”

新中国，使古老的香山人民当家做主人，有了吃有了穿；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使香山人民摆脱了贫穷，由解决了温饱日子走向今天富裕生活，这是历史进程中香山百姓第二个伟大变革。我从生产队解散到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这一时刻，感到了一种伟大的改革时代开始了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始准备。三十多年来，我时刻等待着这本书的创作火花。

这一天终究来临。这一天，我的主人翁闯进了我的小说艺术殿堂。庄上一个失踪多年的人突然活着出现，这个青年曾经是公社闻名的虎胆英雄——任老虎。“文革”酣战时，他娶下两年

的女人突然被人杀害，他带夜背上不满周岁的女儿永远消失了。三十多年后远在天边新疆的他，从报纸的拐角处看到老家人种植硒砂瓜富裕起来的消息后，便决然卖掉微薄家产，带领全家人一半是坐车一半是步行，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。他也要凭自己的本领种植硒砂瓜，和别人一样走向致富道路。我第一次见他，和他扯了一天一夜的磨，他即使说到自己流浪在新疆最悲惨时不掉一滴泪蛋。再见到他时，在诉说种瓜遭遇种种艰辛时，这个硬骨头老汉竟痛哭出声。第三回见老汉时，他已经有些疯癫了……

主人公秋常青凡遭遇的艰辛、心酸乃至幸福、快乐，无一不囊括了香山种瓜人的酸甜苦辣，同时也见证了这片古老土地上一群土头土脑的瓜人为之奋斗、为之变革、为之创造、为之成梦的过程。也是这群土头土脑的山里人，在这片干旱带上的黄土里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：石头缝里长出的西瓜！小说名原定为《蓝色的土地上》，是因为这里的土地经过压砂铺地，百分之九十五都成了“压砂地”。如果你站在香山北坡山顶上，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：如果正碰一场春雨过后，你会看到一面蓝色的海洋，海面涌动着蓝色的浪涛！令人激动令人心醉！如果是夏天，你会被那绿的海洋绿的波浪所激励所梦幻！我常常站在山顶上为这种改天换地的景象所痴迷：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！

在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，我体味了行话说的那种“井喷”式的写作心境。四个月的一百二十天里，我写出了书稿，写稿的那些天里我吃不香睡不着，最后我搬到看瓜房房里点着煤油灯创作。我半夜半夜的走在瓜地里聆听瓜秧扯蔓拔节的窸窣声；东天发白时我蹲在砂地里，倾听露珠从瓜叶上滚落在西瓜皮上那诡异的声

音；深夜我坐在地埂上等待西瓜膨大时发出的微妙动静。我尊崇现实主义写作方法，是因为我太熟悉这片古老土地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（我的根在这里），我不需要离奇制胜，不需要编造，不需要无病呻吟，不需要梦幻式的制作。我故事里的人物就活在现实之中、呼之欲出；故事的情节、细节顺手拈来，可歌可泣。我本身就生活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之中，我的呼吸、我的血脉跳动都和这特定的天时地利、风土人情不可分割。我用心写他们的生存时代，写他们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，我永远珍惜这份创作态度这份创作心境！

2015年11月

## 瓜 魂

谚语：山里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

### 来自新疆的“外乡人” 中卫香山种硒砂瓜

惊蛰。万物复苏时节，香山砭里最先复活的是西北天刮来的风。风里裹挟的细沙，扫射在枯草上、柴垛上、老鼠洞洞和干旱一冬的梁坡上，发出细锐的沙声。一辈一辈人都这么说过这风打哪来的？根在哪？一年一年刮不完。

春风之笔饱蘸沙尘，把这里的天抹上黄色，把这里的地写成黄色。

时隐时现在风沙里的山顶梁洼上，一行走路人也随了风缓慢飘动，就仿佛贴在黄色背景上的六个剪影。

偏西的日头，在天上悬了个大鸡蛋黄，黄得可心！

“回来了——回来了——爹呀妈呀——先人祖宗啊——不孝儿回来了……”

打早起就一直沉默无语的爹，突然站在一片压砂地边上语无伦次吼叫起来。

“啊哈哈——啊哈哈……”爹在呜呜咽咽的哭诉声里猛扑倒地上，两手挖起松软的压砂朝自家脸上、头上刨，一团黄尘土雾从他身上旋起。

“爹爹——爹爹——”大女子根根喊着急忙拉倒地人的手。二女子也拉住爹的另一只胳膊，五个女儿跪在父亲身边哭叫起来！

“好了，娃娃！看爹把你们姊妹吓的！爹离开故土三十六年六个月零六日。在外乡我白日里、夜梦间都想着回来呀，真格就回来了！”说着话，头发里的石末和了泪水一同往下掉。

根根解了挎包带上的毛巾擦爹脸褶子里的沙土泪迹，二女叶叶清理爹手

缝里的沙子。蔓儿、花花拍打爹身上的灰土，小女果果把拾起的一只鞋子往爹脚上套。

爹跪着，对眼前沙雾里显出一片蓝色的压砂地，缓缓说：“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‘神奇压砂地，神奇得很哩！”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块折成巴掌大些的报纸，抻开了报纸他指着用铅笔画出的一方块文章，叫上过高中的花花女子念。

“宁夏南部山区，干旱地带有一块叫香山的土地——”

“把嗓子放亮活些！”爹在风里喊。

“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人们称之为蓝色土地——压砂地！近几年，压砂地西瓜使当地瓜农很快富裕起来……香山西瓜瓤甜味美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；名扬国内外……”

“报纸就写咱脚面的压砂地，西瓜就长在这种碎石片片上成了世上出名的甜瓤瓜！”老人激动颤抖的手从挎包抽出一盒香，再分出一十八炷来燃。尽管手里用的是打火机，由于风硬，好一阵子燃不着香头，六人只好头对头围成一个不透风的圈才点燃了香火。

五个女儿照爹虔诚了跪拜的样式，把分到手的三炷香小心插在砂地上，然后照爹的样子磕头、作揖三下。

“到家了——”爹松宽地说一句，伸手将头上军用帽下面戴着的无檐绣花新疆圆帽揪下扔出去，一边吼叫：“这驴日的新疆东西，寻鬼见阎王爷去吧！”

女儿们正看着那顶上好的新疆圆帽在风里滚着、跳着逃命似的远去了，这时爹下令把驴日的新疆东西全部扔掉，叫狼叫野狐子垫窝下崽去。

几个女儿就骨碌着大眼睛看爹，只当爹爹找到了老家是高兴糊涂了。

“都扔尿掉——”爹再吼一声，这种严厉女儿个个是知道的。

几个妹妹就拿哀怜的目光去看大姐。只见大姐先把印有新疆花案、纹饰的头巾解开了让风吹走，又在自己的背包里寻找带有新疆字样的东西。四个妹妹都把头上裹的头巾放鸟一样让风刮到半天空，露出她们头上戴的那种部队上的迷彩帽。

五个人留恋的目光看着几样头巾，彩鸟一样高高低低飞上了天。还是出发前爹和姐姐跑一趟县城，给每人买了一块头巾。头巾伴着她们走过了近一个月的风月沙尘。

爹还饶不下，叫把身上所有驴日的新疆东西扔掉！

现在，他们身上都穿着爹从县城批发商场买来的这种部队迷彩服，连鞋袜、水壶、缸子、盛干粮的挎包和每人背上背的被褥全套是军用品。爹卖掉了在新疆的全部家当，把全家人武装成一支小分队，在一个夜晚登火车出发。

爹俨然一副军官的样子做最后一次检查时，发现了小女子果果的衬衫衣领是那种电脑绣着的，最有新疆标志的花饰，伸手就要抽果果一巴掌。根根急忙用身子挡开了父亲高大的身板，利索卸下果果背上的行李，帮小妹解衣扣脱掉外衣把里面的衬衫扒下。

父亲似乎还不能放心，挨个把五个女儿从头到脚察看一遍。后来，只把目光落在女儿们的脸上。除大女子根根，另外四个女儿的眼睫毛又长又粗又黑，这是那个新疆女人的遗产。他心里划过一种极复杂的伤痛。

果果抓在手里的瓜瓢色红衬衫在风中舞起啪啪的声响，手一松红衫像一团燃着的火在风浪里飘起，把一坨天染上了橙色。果果本能地朝着衣衫方向追两步，就被连在腰上的绳子绊倒。她无声地哭了，泪水没来得及落地就被风叼走。

“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‘神奇的压砂地’呀！”爹望着眼前一卷一卷风沙滚过的一片蓝蓝的压砂地，眼里含了热泪。

几个女儿也看滚动的昏黄沙尘下面，泛蓝的砂石：好奇石头上咋能长出大大的、甜甜的西瓜呢？

一行人重新整理连在一根绳上的军用腰带。一头绳绑紧在打头的爹的腰上，另一头拴在压尾的根根的腰上。一路上多是沙尘天气，还遇到了几次沙暴，一家人就这样子连在一根绳索上行走。

“沙漠里头的驼队，就是这么走路。不丢！”爹在风里喊话。

先是庄上要风扬沙的娃们发现了这支队伍，就围着他们往庄心走，有贼胆大些的娃子喊起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一、二、一——踏烂砂锅底——赔也赔不起——”

有大人也站在黄天黄地的风底下看这股子来人。

队伍在老兵的领头下直奔庄心这口水井来，石槽里正有满当当一槽饮过牲口的水。也是这个老兵毫不犹豫，趴上石槽牲口一样饮开，连背上沉重的家具滑到了头上都顾不得。另外五个人也学了他样子饮水，一时间宽大的石槽里响起咕噜咕噜的喝水声。

庄上，刘合国、刘国际弟兄俩一人拉着刚饮罢水的骡子，骡子是粉红皮毛，骡子的粉红尾巴在风中高高扬起来，一人肩上背着打了水的斗子，湿淋淋的

斗子还滴着水滴。二人站在井滩坡子上，为出现在庄上的这支部队争执起来，石槽里的水就是他们刚才添满饮了骡子的水。

当哥的刘合国说：“是一支空降小分队，咱这深山里肯定要出什么事！”

弟弟刘国际持否认意见：“咱这弹丸之地，全乡资产合起来还造不出人家的一发飞毛腿导弹！”

“咱们的压砂西瓜闻名全国，连国外都有了名气。不会是冲着咱的西瓜来的吧？”刘合国说。

“现在国际形势风起云涌，美英法日俄虎视眈眈，阿拉伯半岛内忧外患，中东地区硝烟再起，连朝鲜半岛也蠢蠢欲动。当前要的是武器与战争，不要甜蜜与和平……”刘国际大发议论。

哥哥说：“这么些兵咋不带枪？”

弟弟回答：“现如今是天空卫星遥控指挥，用的激光武器，难说就揣在那鼓鼓的衣襟里。”

随之，二人被水槽边出现的一幕惊呆了：这些喝饱了水的人又卸下身上的水壶灌水时，里面一个战士的迷彩帽被风刮掉，在追赶帽子时这位士兵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被风撩上半空。

刘家兄弟去年县城高中毕业，听说弟兄俩学业都好，努力一把考个普通大学没啥问题，只是家境困乏，做爹的刘阴阳单身独杆难撑家道，于是哥弟一块回家务庄稼。二人算是庄上最高文化的人了。此刻他们正站在下风处，敏锐的鼻子都捕捉到了丝缕的清香味；这是城市女人洗头发用的香料味。二人不由自主仰面扇大鼻孔在风里捕捉淡淡的洗发水香气。

“我闻到了城市味！”哥哥说。

弟弟无语，两眼茫然。

两人就无心回家，也跟着这几个奇怪人的后面走去。

六人还保持了出发前的队形：爹排头，依次是叶叶、蔓蔓、花花、果果，大姐根根断后。她们一个比一个只高出了半个头，只因喝一肚子水疲劳消去一半，队伍还保持在一条线上。

老秋领着喝足井水的女儿们往庄子正西而来，眼前，令自己感慨万分的是，从前黄泥箍窑的院落里都盖上了新房子，一砖到顶的新房安着人高的大玻璃窗。当他的影子映在明亮的玻璃上，自家都认不出这个憔悴枯黄，连时下讨吃（乞丐）都比不上的老汉是谁来。心思：我咋就成了这么个讨吃样子！混成了这么个讨吃样子还回来做啥嘛？丢死先人的面子啦！再看到身后的几



个女儿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满身是黄沙打下的痕迹，脸面被风耗得地皮一样没有水分，个个失了女子的容颜，倒是多了男人身上的刚毅。他在新疆的县城，见过一伙一伙这样的打工人，多是难以找到活干的下苦男人们。他心疼哩，觉着怪对不住女儿们！一下子，老泪在眼里打开了旋旋。

所幸，看到老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和报纸上说的一个样子，高兴很快冲淡了他心中涌起的酸楚。

庄子上的布局也大大改变，把好些梁崮不见了，房子盖得稠起来，高起来，家院也扩展得宽敞了。那条通往自己家院的小路子已经寻不到踪影，在寻找通往自家的那条小路中，秋常青有了一种忧虑：担心自己的宅院已被别人占去，盖上别人的新房。此时心在空落落的腔膛里甩得哐哐响。

但，当翻过一顶小梁时，眼前的景象使他又惊又喜：离开了三十多年的窑院虽然倒塌，但是家的轮廓还在，连四周的空地也没人占用。心里就闪出一个念头来：难道是自家的女人还守护着这份破落的家院吗？

见站着的父亲不动声色，围上来的女儿们也悄然无声。

“娃——这院子就是咱的家！”秋常青有满腔膛的泪水要涌出来，但他不能哭。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一流泪，几个女子会像雨水泡土墙一样倒塌的。他越显细瘦的脖子上大大的喉结，上下迅速滑动，眼望着断墙残壁塌窑烂院沉默许久。

经历千里艰辛磨难的女儿们回到这样的家，一下目瞪口呆全身透骨的凉，止不住两腿随风嗦嗦打战。但看到一路苍老了许多，似乎更坚硬了的父亲的目光还仍然是那么自信，像她们一路步行时看到的穿山越岭、披荆斩棘的火车双轨一样勇往直前、刚毅无比，体温又渐渐回到了周身。

“噢——号——”爹猛然举起两只捏着拳头的胳膊吼叫。

姊妹几个不约而同将手紧紧连在一起。因为她们从小就目睹了爹铁一般坚硬的性情，干啥都成。这声吼叫仿佛给她们血管里传导了什么坚硬的东西，顿时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

她们正迎风站着，长长的睫毛也难挡针芒般的沙尘，眼里被风掏出了泪水。但谁也不愿抬手去擦脸上冰凉的泪流。风从对面的破窑墙头上掠过时，弄出凄厉的、含糊不清的哀叫声，仿佛向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示威。

根根和大妹叶叶帮着卸下爹背上沉重的行李。

“到家了——都把行李放下，歇缓歇缓——吃些干粮。”爹说罢，顺着斜坡朝下走。正对家门的这个梁坡似乎秃了许多，那时下坡脚要带了小跑。